

T9297/0420

(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侍讀

卷之二十三

侍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三

經筵門

後集

侍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乃以馬懷素

與褚無量更日侍讀通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唐百官志

本朝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

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

學士會要先是侍讀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

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

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

夕會要天禧舊制凡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于前侍讀初

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自宋綬夏竦為侍讀始今讀唐書一傳

會要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

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
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元
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會要建炎元年詔
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
內殿講讀

專類

儒學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
可選一一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

素使與褚無量更日侍讀待以師傅之禮通鑑

文士

元宗置麗正書院聚一學之一
或修書或侍讀有司供給甚厚

同 **師臣**

馬懷素元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
闕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

迎以一一禮或作以禮唐職林 **經士**

元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一一
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

天子尊禮不敢盡 **緝經籍**

集賢殿書院侍讀學士掌刊
臣之唐儒林傳序一一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

承旨以求之 **質史籍**

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一一
唐百官志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

讀直學士至德二年置 **粹擷經史**

唐鄭濟文宗時為侍讀
大學士四年罷上注學士帝使一一為

要錄愛其博而精萃諸條擷 **分講詩書**

韋處厚路隨為侍
問之隨即酬析無留唐書讀穆宗召入太液

亭命一一毛一一關雎尚一一洪範等篇訪以 **讀書貞守**

開元
理躰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同上中王

志惜表薦白履忠隱居一一一一苦一一操 **好學謹守**

唐徐岱
甚代褚無量馬懷素以為侍讀同上字處仁

少而一一多所探究侍讀 **不趨黨與**

宋申錫寶曆二年轉
所宮而一一過人同上禮部員外郎尋充侍

讀學士申錫在朝行清謹介潔一一一一當長慶寶曆之 **迭**

處禁密

高少逸待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 **訪逮時政**

加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

數一一一因積而願一一一訪以理體見前分講郎謝無

寬逐臣過惡唐本傳功崔一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

旋進中書舍人一曰陛下使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

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宜相以輔不逮一叩者儒舊學

曰朕少間當請益本傳薛放端厚寡言穆宗為

頭一曰臣庸淺一足塵大一帝美其誠本傳先是侍讀其名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一一一以充其選班

次翰林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

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召老成端士趙彥若元祐初將啟講

對訪問或至中夕會要純謹清約皇祐中翰

佃蔡卞皆少年宜用一一一乃以彥若兼侍讀四朝國史

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一一一忠厚純茂元祐初

立身一一一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會要劉摯上

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為侍講陛下

春秋鼎盛願選一一一孝弟一一一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

以廣睿智仰副求議論該洽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

治之志劉贊行實講書禁中敷揚經旨一一一

上嗟賞記問不衰侍讀張錫上見其鬢髮皓然上曰卿

之國史老矣一一一乃以飛白書傳學字

錫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

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

晚矣敷引時事邢昺傳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

同上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嘗

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據傳疏一一一歷言時事蘇軾除

之多及一一一真宗甚嘉獎之東都事畧侍讀嘗

侍讀三朝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

又黃河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萬餘人帥臣不

五十一百六十三

以聞朝廷亦不問恐成衰亂
之漸當軸者恨之言行錄
暇日召問太平興國六年上
聽政之暇日閱經

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
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為端亦直禁中每多文仲
以經書著以筆法端

以字李編年備要
迓宿宣召隆興元年十一月命經筵
官一學士院朝夕

商確古今問
以備顧問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讀張昇謚康節年高免進讀止令

侍經筵
以裨聰明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迓英侍
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

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
光明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
不殺羊羔邇英讀三朝寶訓至真宗
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

刑去奢無逸言行錄
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
資政

殿學士韓維讀畢曰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

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後十九年
不言共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言行錄
行避螻蟻

川願
節要三書呂公著邇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陛下
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

大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
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
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

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家傳
條上十議

見前以
論經筵三事伊川召對上奏
上富春秋輔養為急二右右內

聰明注
侍官人皆選老成重厚
著聖臨見十卷丁度傳度字公雅
兼侍讀在經筵仁

三請令講官坐言行錄
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
亂為著龜也仁宗出敬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

臣亦願以中正事陛下
迓英
讀唐書龜鑑精

義十三卷慶曆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事畧

一傳

天禧舊制凡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於前侍讀初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耳自宋綬夏竦為侍讀始今日

義理會要

進唐事二條

蘇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學

士采錄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一故一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已意反錄太宗帝範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復言之言行錄

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一所撰一事畧

進祖禹帝

學

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司馬光五規模一資乙覽同上願云嘗聞上

在宮中起一漱水必一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讀恐傷之尔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讀

蘇秦約從

司馬溫國文正公遷侍讀孝士進讀通鑑至一六國一事先曰秦儀為從橫之術多華少

論黃帝無為

少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除醴泉

實無益於治此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言行錄概使兼侍讀浩嘗讀正心篇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乎同上

賜宴

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比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一每初講論或講讀終篇則

知徐州賜宴

呂溱以侍讀學

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一其後專御迓英也東齋記事士一仁宗特一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令由經筵出者為例神宗實錄

十三人

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一當世之士自司馬溫公而下一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

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言行錄

薦一十五人

史浩除少保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躰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引陳襄

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召赴闕再兼侍讀又言外戚

薛叔似等一叙似召用餘以次收擢同上

不預政 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駁

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極一本朝家法一曰日食之變本於惡

本惡念 張九成在經筵一日於一之起上聳然曰誠在

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他日上謂近反覆治亂之際蘇

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系年錄反覆治亂之際蘇

侍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開道上雖恭默不言聞所論輒肯首善之墓誌

之意 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一使上

所嚮則偏偏則學士外使自始天禧三年以張知白為

為患大矣談訓

一一知天雄軍府侍讀一知州設會為例

一一此也會要

宮觀兼充源流 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

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元祐元年端明殿學士范鎮

致仕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六年馮京兼

侍讀充太乙宮使未幾乞致仕不允仍免經筵進讀續會要中

興以來如王大資 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浚謝資政 家禮觀

文昇萬俟資政 尚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

以萬壽湯大觀 思退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 章

佑神兼侍讀係以 臺諫兼充源流

中興會要修入

者紹興十三年春萬俟中丞高羅諫議橫始並

兼講讀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朝野雜記

古今 虎觀一閑之

廣見聞曲阜行傳克俞制

入閣考質疑義

儒

學

儒

學

儒

學

儒

學

之臣一侍讀所以一一其列於南豐疑制真西山辭兼侍

讀奉聖旨真某依舊兼侍讀者內史之除故逾三株宗之

儒之典竅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輕畀付顧如其者自

視闕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閩二年憂

民一意痒痾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徒致陰陽之寇精

神既憤形躰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

廩是慚詎意龍飛首領駟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

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

遂滄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習記

踐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簞清華之選仰祈敷

奏俯狗愚衷祿賦祠庭庶少瘳狗馬之疾心存帝闕

終願輸螻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西山文集

詩集

開黃卷

遙知丹地一陳后山寄侍讀蘇尚書

侍講

歷代公華

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于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又召劉寬拜太

中大夫侍講華光殿劉寬傳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

唐開元十三年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詳見侍讀門本朝

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會要景德四年以翰林侍

講學士邢昺知曹州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焉續會要元豐以後官制通見侍讀門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元

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朝野雜記紹興五年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秘少並兼蓋殊命也乾道六年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蓋中興後度官兼侍講者惟此二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張扶以祭酒隆興二年王宣子佐以檢正乾道七年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扶本以言路兼說書就陞其秩

宣子時攝版曹景度嘗為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朝野雜記

事類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一五一同異蕭望論

藝 宣帝纂修決業亦講一六一招選茂異而蕭望守義

顯宗永平四年置五經師張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酺為人質直一經一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後漢史張酺傳

明經 桓榮光武拜為博士車駕幸大學會博士論難於前榮辯一一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特加賞賜愈

見敬厚常令止宿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入榮嘗病朝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後桓榮傳

書 揚賜靈帝嘗受學詔選一尚一宿有重名講經劉寬靈

若三公舉賜乃侍講于光華殿中後本傳 侍帝幕 孟侯經傳

太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一一後本傳

後張酺 入講帷 楊秉以明尚書一勸講拜太中大夫以病

傳贊 乞退黃瓊上言秉勸一一惺不且外遷 勸講猶侍

講也本傳 屢諫正 肅宗常言張酺入侍講一有一一問閤

張酺 常謙虛 楊東威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邊

傳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一在一一後本傳 白

虎觀 賈逵班固並校秘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 太液亭

唐帝處厚路隋為翰林侍講學士穆宗召入一一命分講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躰處厚身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唐處厚

傳 勸講禁中 馬懷素褚無量等一一一一侍經內殿

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通監 六經法言 章

路隋祗事穆宗一一一一敷堯舜之大典暢 厚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六經撥

其粹要題為一一一一二十篇與助省覽帝稱善唐本傳 諸

經纂要

唐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

於省覽上嘉之賜

疑事口宣

王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

寫對故起著口

疑義召問

柳宗召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學士柳公權為書學士每有

宣十卷唐本傳

經術該深

鄭覃文宗時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覃於

即入便殿顧一討論謂之三侍學士同上

文思瞻逸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

授諫議大夫改

語約義明

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衆謂

言簡理明

東坡先生嘗謂李鷹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

義一一白而成文燦然乃得

色温氣和

伊川先生曰昨在

講師三昧也李鷹師友談記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温潤之

反覆深陳

呂申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

遺書

周悉講論

余靖上疏曰天子

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

論議褒貶

伊川在經筵

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講讀有該教化者

闕深博約

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直前謝

多傳經義

英宗時呂公著在經筵

避楊龜山語錄

故有此除言行錄

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所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開列古義 太史

公范祖禹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

記 **二經要語** 范祖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

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 **前經樞要** 仁宗嘗命

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

左傳監戒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迺英閣賈侍中昌

則畧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 **孟子醇正** 司馬康為講官

為後王 **一** 何必諱歸田錄 **一** 復先生之匾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分紀

一 為書最 **一** 王道 **專講春秋** 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經

尤明白所宜觀覽也 **一** 時講官四人援例各專一經上 **各進漢事** 元祐間蘇頌

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行狀 **慶曆故事** 詔講讀官遇不講日 **獻勸講箴** 趙

慶曆故事 詔講讀官遇不講日 **一** 故寔 **一** 頌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 呂塾廣記 **上金華箴**

吳反罷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日延講誦因 **兼侍講** 以經筵少開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

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 **言行錄** **陳正心說** 范忠宣公純仁

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講學 **一** 詔書宥之 **本傳** **寫無逸圖** 趙鼎字元鎮先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 **心誠意** 以仁為躬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豈務章通句解 **以資口舌之辯哉** 及在經筵進 **講必及覆開陳其說** 言行錄

依仁宗邇英閣故事一書一一孝經天子四章為一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成二圖上以語宰執於是晁贊上從善汲汲之意

安石請坐

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所存禮亦加重請復賜坐乃下禮官韓維以下三人以為當坐劉放以下七人以為不當坐乃

不行呂氏家塾廣記

程頤請坐

元祐初一一為侍講復一一不從同上

開延英席

治平四年諭司馬光詔曰今將一一之一丁未錄

展邇英閣

哲宗時程頤侍講奏

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

雙日講讀

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每於一一一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

隻日講讀

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

日所方罷

又御一筵依故事一數百言恐勞聖躬上曰朕

樂間諷訓雖隻日休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

漏下十刻方

二德大本

哲宗初司馬康侍講洪範至義用

天子恭默未言公喜問德音因上書曰陛下能審而問之必能

駢而行之

四字積要

王巖叟字彥霖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

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至賢之孝源在積累積累之

臺臣特

召

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一

班居下

熙寧元年韓昇臣蘇頌劉放等議不當坐講

帶

職補外

故事侍講李士石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

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啟許州得州講徹錢象先字資夫自講定出知蔡

州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一蔡一帝猶諭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一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決日四朝國史

賜宴東宮元祐元年一宰執經筵官一于一一上親賜

宴秘省紹興二十二年一一書一一以講**賜公亮章**

服慶曆七年上御邇英門講孝經一魯一**賜祖禹御書**

范祖禹講論語畢上賜御書唐人詩家傳**學士一十餘年**會公亮自集賢校

講一一一事畧**經筵二十七年**嘉祐間王安國在一一

崔遵度**臺諫兼充源流**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

同上**充源流**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

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

十二月邵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權刑

侍伯允改兼史編實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麥彥開自言

路徙奉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為定例三年十

月朱仙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侍故也

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為

不可罷之嘉定元年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

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仁宗實錄神宗用呂正獻亦

止命時赴講筵去李士職中與後王尚書實為御史中丞建請

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公徐師

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萬侯中丞高羅諫議檝並兼

講讀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

丞諫長而以侍講為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

穡隆興二年五月諫官自詹元宗軋道九年十二月

月後並以侍講為稱不復兼說書矣朝野雜記

脩注兼

充源流

脩注兼

充源流

如舊今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
密論以右史兼說書其他无此比
宮觀兼充源流自元

豐以來多以侍讀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
佑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靈允文奏曰胡銓蚤歲一節
甚高謂當闕畧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銓固非
他人比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故有是命中具會要

望

西清之帷幄樂之鼓鍾恍如夢寐東坡謝表**命金**

華之經幄命爾曲阜行周常制**晦庵初辭免侍**

講臣昨任潭州日蒙主恩令赴行在奏事除臣煥章閣侍制
兼侍講者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

用之方雖其微細莫不有法而况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
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

未嘗輕授至于經帷則又仰闕帝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
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

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
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下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職不

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
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訛有累維新之政加以有贖跛躄不

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
敢祇受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

素志則臣不勝千万幸甚臣无任天瞻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晦庵文集

晦庵再辭免

侍講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况使執經入侍帷
幄得以所孥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万一

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
是以彷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

即日拜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
帶示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

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同上

詩集

繡裳畫袞

桐戲東坡迹英講論語謝賜書

象筮

行看迎太宰 應記講庖人

上尊

茗椀

初破早朝寒 仍沾講舌乾陞

黃色起天

庭

瞳瞳日脚曉猶清 細細槐花暖欲零

講席大用東坡

黃繖下西清

日高 龍舞交翠 東坡迹英講論

賜書

絲絢侍禁庭

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

文星環

北極

隆儒殿閣對橫經 咫尺清都雨露零

崇政殿說書

歷代公官

古無此官

國朝

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

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續會要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取官分紀蓋秩卑資淺則為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范淳夫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呂原明家記崇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隱逸起蔡密呂璿仍遂其性詔以士服隨班朝謁入侍渡江後尹彥明初以秘書兼之中間王龜齡范至能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朝野雜記

事類

真侍講

程頤召充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罷未退上

不可無故摧折 或云無此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

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伴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歡曰 上師傅 程正叔為崇

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一其敢不自重言行錄

授昌朝 一而天章閣待制亦自昌朝始東都事畧 **以**
賈昌朝傳景祐元年一置崇政殿說書一

召程頤 哲宗嗣位召程頤將以為崇政殿說書上奏論經
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宜選賢德以輔講官因

使陪侍宿直講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
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

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上在官中動息以語講官
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崇德重道之心既而命下以通

直郎充崇政 **納誨輔德** 伊川先生既召對充崇政殿說書
殿說書實錄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 **脩身正心**
殿問居起固得從容一以上伊川文集

呂希哲字原明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一為本脩
身以一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

雖左右之人且不能 **上古質問** 景祐元年以賈昌朝為崇
論元天下平言行錄

一之多所一昌朝悉記 **闡擢用** 熙寧四年以王雱
錄歲終以付史館東都事畧

宰相安石之子一其能故 **賜名記注** 賈昌朝為說書
召而一之丁未錄

講說仁宗多所質問皆記錄刪開以 **命詞給告** 近制兼職
進一邇英延義二閣一錄事畧

國史實錄院勅令所玉牒所降勅而已惟講讀官下至 **輪貞**
說書皆一可見崇儒重道之道也周益公文集

祇候 景祐元年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揚安 **侍經如**
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一二一日曆

故 賈昌朝初為崇政殿說書後為天章閣待制歷知 **成就**
制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而一筵一言行錄

君德 程頤為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三曰天下 **感悟人**
治亂係宰相一在經筵伊川文集

言行錄

君

尹焞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曰欲一動一意言行錄

安得不敬編年備考

存誠感上

伊川先生

引經稱旨

熙寧中呂惠卿為說書召見奏對

庶官曰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

亦曰侍講如程敦厚

隱逸除說書

熙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隱逸起蔡密

趙衛是也周益公集

臺諫兼說書

紹興十二年春萬俟卨中丞高羅

呂璫詔以士服隨班朝謁

入侍呂原明家塾廣記

諫議檄並兼講讀蓋秦桧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

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與經筵矣檜死遂罷兼

自二十五年

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正言兼說書自巫端明

始副端兼說書自余端明

堯弼始察修注兼說書

官兼說書自陳少卿夔始

自朱

後修注官得兼侍講開禧三年十一月王簡卿如諫院

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設書言者以為不可罷之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三

後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廿四

公臺諫門

諫院

諫議大夫
正言

司諫

歷代沿革

見各官類首

事類

保氏

掌諫王惡曰諫者以禮義正之周禮地官

箴尹

亦諫臣也呂

氏春秋

坐友

齊桓公有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劉軻上崔相書

諫臣

見上

阜

囊

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也漢官儀

青蒲

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流血涕言前本

白馬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生復諫矣後張湛傳

漢元帝時辛慶忌上書曰願明主垂寬容之聽崇一諍之廣忠直之路前辛慶忌傳

諫臣

鄭昌宣帝時上疏曰

聖主置一諍之者非以崇高防逸豫之生也前刑法志補郡宣帝時悉出博士諫大夫

平原守望之上疏曰悉出諫官以一吏所以憂其末而忘其本朝無諫官則不知過前蕭望之傳入闥武帝

黜為淮陽守黯曰臣願出一朝輪申屠剛嘗慕汲黯史黜之

禁一拾遺補過前汲黯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万户辛毗諫

聽遂以頭一乘輿一引裾帝不答而起毗隨而一其一三回

魏志入閣唐王珪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

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万分一帝乃叩墀唐敬宗好

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一本傳叩墀游政刘栖

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為一龍一血被面刘栖楚傳鳴陽鳳唐高

歸瑗褚遂良之死内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立仗

馬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

獨不見一乎終日无声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元素回

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張一諫太宗修洛陽官魏澄嘆曰張公論事

天張一諫太宗修洛陽官魏澄嘆曰張公論事

守閣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贄帝怒甚無敢言一聞曰

延英一上疏極論延齡罪懷既引義申直閣中論事

贄一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唐陽城傳閣中論事

立數荒妮吐蕃方強鄭覃兵崔郾寺延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宗

自勤政而内耽宴嬉外事游政帝不憚顧宰相蕭俛曰是皆可側門論

人悅曰諫官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後為我言當側門論

見卿延英時久無一者至是人相慶本傳側門論

事大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

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一亦隨狀面奏即便

亦隨狀面奏即便

令引對代 宗實錄 燕遊必在 唐太宗時王珪魏證為諫官文皇雖

為視聽之末廣也因命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大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唐賢良策 辭議罕聞

唐詔百官言事曰朕曰有所念直 謹 時或 不可

五七諫臣其人安在眷懷於此耿耿良深唐大詔令 臣論諍往復數見况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事

當十論 俄去五六 唐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

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而 及

口非社稷 疏凡十九 國朝范忠文公鎮字景仁仁宗未有

日天下事尚有大大於此者乎即上 論至四五 劉元城安世

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

君子是為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

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

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同

豈可謗時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

賣直悉取焚 務存大體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

彈擊不以細故未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

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 小 職官分紀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脩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 規諫諷諭 右

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 言行錄 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爭小

事則論奏會要神從容論議治平元年同知諫院呂誨奏

侍皆引避故一號為四諫慶曆中除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

無泄於外分紀一親除三諫慶曆中除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

官諠然朝野不一相歡昔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賢得路難好竭

謀猷居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

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一言兵民計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除為諫官言行錄一言兵民計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

使中書樞密通知一財利大一與三司取制國用東都事畧

為朋黨論初范公貶饒州朋黨之論起歐公置言官一簿

上御戎十策王禹偁為諫官置言官一簿

范宗尹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

即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不之知也鼎所言

四十事已行三一言君子小人范忠宣公純仁為諫官前

十六事長維一退一受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歛事苛刻親

用富民進一退一受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歛事苛刻親

讒佞任偏聽為戒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友復激切無所諱避

治平元年同知諫院呂誨奏

慶曆中除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

慶曆中除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范鎮知諫院中書主民

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也長編

詩集

賜牋

榮班 騶錦 繡諫

補衣

諫官能用 儒吾道益山谷

諫議大夫

歷代官

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多至數十人漢武帝元狩中更置後漢增為諫議大夫後漢書曰來歙父仲哀

帝時為諫議大夫誤矣

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

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右隸門下右隸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續通典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終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

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王彥輔歷史亦有領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它官領者禁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兩朝志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官六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闕不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舉劉隨並為右正言而諫大夫兼他職猶故也長編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前下省為諫院從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或畧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四朝志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且目之官宰執不當薦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續資要中與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書後省建炎二年詔諫議大夫下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中興會要紹興元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
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元置局處供職同上

事類

宿德

漢武帝因集置諫大夫皆名儒一為之初李記

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

史王褒奏褒有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本傳

名儒

李經哀帝初

徵為諫大夫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質時丁傳用事董賢青幸宣上書曰臣道迫大義官以諫為賊不敢不竭愚上

以宣一優

潔行

諫大夫虛已問以政事前本傳

著郎

前漢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並一名一故世云楚兩龔少皆好李明經何武薦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

舍及甯壽侯加有詔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鑿巫尚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加至

皆為諫大夫

守節

王章上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後為王兩龔勲宣傳鳳陷死贊曰王章剛直一不量輕重以

陷刑戮 **忠直**

蓋寬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上疏諫後秦前本傳事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諫

寬饒一憂國上書訟寬饒

迂闊

王吉少好學明經宣帝徵罪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為諫大天時帝修武帝故

事許史王氏貴盛吉上疏曰願言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駸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以其言一不長寵異之也

言任子

王吉為諫大夫又舜湯不任三公九卿而奉臯陶伊尹今俗吏得一弟無益於民上以為迂闊

吉遂謝

諫立后

劉輔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羨其材

言制

病免

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

言

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拜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

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賦畝猶不忘君倦之義也本傳

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

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
切至者前劉輔傳
數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
諫議大夫有

以禮進止朝廷
敬之後本傳
言宦官
陳陶拜諫議大夫大靈帝時上疏
云臣恨不刈稷契伊周之徒

而弁比干龍逢
為儔袁崧漢書
諫夷樂
陳禪入拜一議大夫時西南一獻
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

帝身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牽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
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後本傳
清

謹高亮
梁商曰周峯一可任
公直蹇正
後漢
常彪

于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
之士通才一有補益於朝著本傳
李法無改
有節上疏
性剛

論椒房宦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
大夫正言直辭一於舊後本傳
王登壹得
後漢張普惠
為諫議大夫

任城一謂普惠曰不君為供奉官
諫議惟喜諫議得君分紀
元和六年御史中
丞竇易直奏諫議

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
侍御史並一續通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
議大夫薛之與

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酒門下中書兩省印署
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一賡究漏泄至大和九

年始創諫院印以
院之印為文同上
諫官入閣
唐珪一為陳議大夫嘗進
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

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
万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一珪推臣納善

每存規益帝
益任之賤林
諫議知軌
唐武后垂拱中置軌四區列朝堂
曰延恩南方丹旆銘

曰招諫西方素旆銘曰中究北方玄旆銘曰通玄以諫議大夫
補闕拾遺寺一人充使一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進官志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
兼諫議大夫內供奉
得失本傳

閣中抗論
唐鄭輦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
與同我廷奏諫入帝初不悅願宰相肅悅曰此

時久無一奏事軍寺

一人皆相賀本傳

之上上疏論時政四

條帝意嘉納同上

之惴惴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

諫議以卿論事

有諫臣體唐孔郊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

有諍臣風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

李今擢卿諫議大夫柳公權傳

真諫官

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面波詞或以詭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

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

蕭真諫議一鈎求微中為

今肅至忠曰也本傳

遂良鯁亮褚遂

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

儒衡勁正唐武

字廷碩以

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戶部侍郎知諫議大

夫事

謹言古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迂陳議大夫規駁

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

直氣敢

相曰呂景大有

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剴切當心

魏鄭公

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公亦自

以不世遇乃展尺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

者唐**諫諍為心**魏徵為諫議大夫與王琰同輔政王琰曰

取林**守門極論**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

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紛紛帝厭苦而城居

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其城始延

英上疏慷慨引意由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

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

叩閣苦諍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

壞之哭於庭不相延

齡城之力也本傳

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

宿望鄭注權宋申錫元亮率諫官一延英一一一反復數
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而不撓

十四通 殷侗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
一一一一以語切出為桂管觀察使 **三百**

餘奏 魏徵初事隱太子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及敗王以責
徵對曰天子早從徵言不至今日王器其直即位拜諫

議大夫諍乃展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一議大夫侍宴
凡一一一一世長曰是殿雖麗非煬

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
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

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
狂態復發耶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仙**

臺 柳仲郢會昌初迂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 **騶哄里**
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明宮冠蓋
一一一相望于道每歲特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

烏集戟架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迂必一一升骨
平第庭木一一皆滿五日乃散唐本傳

鯁正直 予欲右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微予之闕分
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一一一者艾議論通

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贈其直 **蹇諤老成** 諫議大夫大臣
而厚其祿也六帖鄭朗大夫制 之任故其秩峻

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一一之地宜有一一之人秩
不優崇則難用者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

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後与丞郎 **月請諫紙** 白居易
出入迭用以重其器六帖贊皇一品制 易與

元稹書曰僕為諫官一一一一詩曰月慚諫紙二 **日赴內**
百張長慶集 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朝 國朝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
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

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 **為耳目官** 景德三年詔曰
之事矣詔每一一一會要 左右諫議大夫

分 緝 烏集戟架 平第庭木 皆滿五日 乃散唐本傳 骨

司諫正言咸預軒墀
之列是
居諫官首
景祐四年姚仲孫言諫議大夫

手詔褒獎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李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躰之要三十篇真宗

知雜事迂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
莊嚴嘗自謂曰朕之汲黯也
制詞道意
蕭正肅公

迂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亂正姦邪不恤仇怨故
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
也言行錄

入閣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

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以論矣
遂列奏請奉行荆公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呂氏家壘廣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

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論列爾尋詔諫官

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
謂曰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

從職也
坡義谷曰唐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方迂給事
自給事迂舍人時有自即署拜諫議者輒立在給舍上朝中

一饒君
亦須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為
論前相作詩

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
李氏談錄
論秀守市燈

梁壽復為左諫議大夫前宰相蔡確作詩怨
論秀守市燈

陳良翰除諫議秀守遣吏市燈公
率臺諫論后廢
孔道

論輟之人聞之皆懼而畏
言行錄
率臺諫論后廢

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与范仲淹
諸
官詣
拒之孔手附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明
入監官宦者闔扉

拒之孔手附門銅鑲大呼曰皇后
率同列論后服
梁燾
被廢柰何不与我曹入諫同上
之迂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冠冕受冊者燾
一諫引薛奎章獻明肅皇不當以王見太廟事宣仁

欣納不歷即中而為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

事畧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呂給事惠

御鄧中丞潤又皆負外不用輔臣所薦慶曆四年

任便諫議大夫春明退朝錄

詔諫議大夫得韓愈爭臣論或問諫議大夫陽城

見任實錄於愈可以為有道之

上乎哉李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

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

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

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三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

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死也今陽子在位不

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

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

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

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

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蹈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折者

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

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

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成及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

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手外

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憊之曰

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

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

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詎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

二

一

一

奉其我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
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
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
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
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
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
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
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
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
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
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
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稽
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
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奸以為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畫言以招人過國武

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
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
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畫言於亂國是以見
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柳子厚遺愛碣 四年
已楊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韓文
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
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迂為國子司業旌直傷賢道光師儒又
四年九月已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孛生魯郡李償廬江何蕃等
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
其事如已巳詔翌日會徒比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
章遮道願辭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願旣徘徊公之來仁風扇
揚暴傲革面柔輒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
岱及公當賤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墮者益勤誕
者益恭沉酣酒斤逐郊遂違親三歲能退御黨今未及下乞
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

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發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遜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孝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允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蒸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始往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于周行為師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豎覆篲基仁德克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事陳帝求師 或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群生聞禮後孝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儆匪公之執人用奚蹈麤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榷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墮者既肥榮如衮衣公弃不用懲咎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闕謂天盖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千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抑文

詩集

正直

諫省新登 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臥人劉禹錫寄李賈二大

諫拜

德望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云 一角儀形狀陛廉王荆公送朱諫議

司諫

歷代公事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屬中

書通典

遺為左右正言是時太宗欲令諫官修職故詔改其官詔曰

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朝廷之得失須論刑政之煩苛必率宜更舊號特立新名後亦有兼

它官不供諫職者 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不兼職

用劉焯魯宗道為左右正言三年劉兼判三司勾院蓋執政僭所畏忌故優與職任而罷之天聖中上封者以為言用是

用孔廷魯劉隨並為左右正言長編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

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
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續會要分隸兩省中
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中興會要淳熙十五年兵
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二分行
御史之職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
左右各一員不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
其職班置在監察御史之上
上光宗復立省朝野雜記

事類

侍臣

舒元褒疏遺補官秩雖卑
乃陛下下也續通典

直臣

鄭餘慶子幹
為右補闕獻

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問曰卿之今子
朕之可更相加賀遂遷舍人通典

諫司

李必為相請罷
置補闕拾遺德

宗雖不從亦不以授人故
唯韓章歸登而已續通典

清選

左右補闕開元以
來尤為通典

伏閣

韋温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
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

惡之名邪因率同列
切爭之唐本傳

當官

崔沔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承
如也則正言不可得而熱

號稱職

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璀討王承
宗郁執不可抵議鯁固

諫忤旨

李唐

渤遷右補闕以
下遷諮議參軍

鯁亮稱

路隋端亮寡言除
左補闕以

鯁亮

名

唐崔郊遷補闕上疏論裴延
齡以知並唐本傳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
德號通

內供奉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
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

輦始注
日矣

扈乘輿

左右補闕掌供奉規
諷從唐六典

載運車

武后時
官職濫

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通監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
為補闕皆賢宰相後

每朝廷有闕失兩人者
譽望蔚然本傳

更進諷諫

韋顥字周仁歷補闕
與李正薛李約

數諫疏激切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

移大事太宗得證參禪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

暮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諫書

命於狀內備述詔中書為之辭也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意率然與稷質同在

嘉其切直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

諫李絳請諫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可

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敷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爾由是中外

德輿為助權

韓愈歸登寄名

為墓碑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補闕熊執

願雷霆之下

職酬無愧唐獨孤郁李正薛嚴休復自

君難獨當歸登傳

裴垣廷語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可謂

勞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擬緩休復悚

志而退

職奚用眾生叢字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

分紀

耶今張符趙璘牛崇使

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日上

諫治金丹裴潏憲宗朝遷左

金丹服之頗躁潏上

論壞紀綱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

疏諫帝怒貶江陵令

不由宰司進擬恐帝厲語曰更論何

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薛庭老傳

實難其人朕

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弼縫其不

至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

不負所職國朝韓魏公為右司諫王沂公見

右補闕勅

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

出自宸選明道

名如君固諫官宜如此言行錄

二八

全唐事類卷二十四

七

六

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

史 不受上旨 傳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

意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

曰若付公議臣一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一見其事臣不

敢言 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選左司諫公望一君臣一

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一一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

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墮耳目不明則四

方塞一眚病則元首為之不康 法筵龍象 崇政殿說書呂

是朕也曷可輕付哉言行錄 希哲除右同諫 希哲除右同諫

舜未獲命札書蘇軾在迹英威希哲曰一當觀第一義

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舜不獲當以楊畏為首時畏在

言路而頗險為子瞻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證

所厚故希哲及之 三疏請致一以為一

別條十事多見

采納並同上

賞一隱逸 因朝咸平中南山處士种放對

可勸 載新名自 淳化中左司諫張覲上章言拾遺補

天下會要 自聖朝一 言責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

與古无比同上 職一 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

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錄

其下外廷不知也 中具系年錄

存藁七十餘 韓魏因

琦為諫官三年所一諫一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

恐无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一 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

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 疏要機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

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錄 者一朝廷一陳知人安民 王覲擢右司諫首一

者四東都事畧 一者一術同上

攻蔡京無君

陳忠甫公瑾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

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无君自肆尋君諫

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瑾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

射馬擒賊擒王不得自已也遂攻之愈力

都承受官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机同時進對退謂

稷曰聞使君言使机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

下必太平 疏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迁左司諫一

也長編 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

卜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言行 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辦邪正

職公疏一乃大璫甘昇都承 員外郎遷職 元祐六年

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二月 中書

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 按故事臺諫官言

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一美一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

黜今康國除真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真外郎在司諫

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會要 知制

誥寵言 韓忠獻為左司諫朝廷欲以 其本意也 言行錄

右省職在諷議 真尔 曲 歐陽上范

司諫書 月日且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上執事前月中得

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尔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

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

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

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

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

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季古懷道者仕於時
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
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
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
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
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
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
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諫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
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資者
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字語曰我職范
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資也他日聞自立天子陛下直鮮正色面
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
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
脩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
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
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情忌進任小
人於此之事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
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
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
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
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
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
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
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
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
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
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
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詩集

獻納

開東觀君正問長卿自鵬寒始
急天馬老能行杜甫贈陳三補闕

獻替 禮

中朝貴文章大雅有江湖多旅逸
欲誰論韓退之送李補闕

清切林示

駟馬歸城闕
鳧去海門還從

聖朝恩同上

翠華殿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那寰區未晏然
明日春一下不知何語可聞天

正言

歷代公華

見司諫門

事類

入閣

唐工仲舒拜左拾遺德宗
交章言不可後

相裴延齡與陽城
帝頌曰是豈王仲舒耶本

叩墀

唐劉栖楚為拾遺敬宗吹遊坐朝晚
栖楚出班以額龍共諫同上

立緊

拾遺以其

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云云赤尉坐緊
云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兩貞雜記

把

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
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

行直

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詞高
堪為諫諍之官召拜右拾遺本傳

性銳

元和元年元稹
為左拾遺稹

鋒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
碌碌自滯事無不言續通典

志健

唐柏耆而望高急
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

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二
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本傳

釋褐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大畧揚國忠聞鎬才薦之
左拾遺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文章

薦

李渤刻意于李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
初李巽韋况之詔以右拾遺召

對策選

白居易

晤絕人工文章元和中
乙等左拾遺並本傳

忠賢人

唐左拾遺張方回每朝
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

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
張方回也通典

供奉官

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
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

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一王者師蕭

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同上一王者師蕭

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一不用一立陞

則幽谷一吏尔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分紀一立陞

大言唐宗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一殿

守閤極論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

與楊城等一延英一延齡姦邪不可相

傳本才清格秀一者署之俗號為三緊官吏部銓注一選

重秩卑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一

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

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

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一時一人稱重一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

置拾遺之本意也一白集一時一人稱重一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

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石雷霆之下

安忍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一本傳

公議歸重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一聞即應

薛廷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閤論事穆宗厲語

詰之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一秦

時人服其一事無不言一白居易元和中和為左拾遺被遇憲

不撓本傳一宗一前剔抉摩多見聽可

論執強梗白居易後對殿中一帝未諭輒進曰陛

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按擢乃

敢詞旨典美一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一諫迎軒轅一唐

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一遣中使

往羅浮山一先生詔云云一劉示來章深納誠意一分紀

諫營興泰唐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藏用諫

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

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
乘宗叛詔吐突承璀出

討居易曰曰唐制度征伐專委一帥比年始以
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宮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
盡免江淮兩制以採流瘠多
帝頗采納
時目

柳篋
唐柳繁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
奏唐以其博與一為
並本傳
御題魚目

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
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一筆

言行錄
詔置諫官
劉焯傳焯字耀卿天禧初
史十二頁焯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為

右正言東
增置諫員
孫甫字之翰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
大臣乃極一時知名士
以

甫為右正
親筆名除
余襄公靖字安道慶曆三年上增置
諫官以開言路
公姓
右

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
上指字問
余襄公靖為右正言當
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

于笏各用一字為目
事許面對
夫德二年左正
言劉焯請今言

一從之長編
章請面上
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
不兼他職考所言以為殿最首擢

魯宗道與劉焯為右正言先是諫官
須繇閣門進又罕
作

得到者宗道
賦知名
夏侯嘉正傳嘗使巴陵
宗一其
召為左正言東都事畧
獻歌稱

旨
至道元年和蒙迂右正言
詩
上謂近臣
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和堂構如蒙者不可得也
言差

遣不當
慶曆四年以脩媛父張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
事右正言余靖上堯佐不當得此
上曰朕

不以女謁用人若物議
言政事當斷
韓憲肅公絳除
右正言時大臣

允一與一郡
涑水記聞

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一一一一出聖一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言行每

伯雨號懿章 任一一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 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一

一東 者事畧 曾誕對客問 一一與右正言鄒浩友善孟后之 廢也誕三與浩書勸使力請復后

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人 一一荆公 一篇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四朝 國史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家每欲介 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

榜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 聞汴事與執事 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 倚其盛甚盛顯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 進也執事獎之 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 事之知哉初執

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設 忌且口願陛下 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 塊執事意豈若

所謂舉方正者儼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 志云亦今聯讓 言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 者欲行其志且

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 之日久矣向之 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 者今或瘳然若

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 者指斥之切而 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 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 以此為執事解 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 微哉是不然矣

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 其言之效則天 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 烏所謂言之效

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 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 常用是著于篇

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 能自去孟子不 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下亦辭其言責 邪執事不能自

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 乃如某之愚則 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 寤主上起民之

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 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
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韓愈與

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
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

也豈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
如不得聞白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
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
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
熟衍符既委至若于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粟
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
夫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
戎而罕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
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
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
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
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

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虛而
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備不
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
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
之道幸甚愈再拜 李渤

詩集 趨丹陛 繼步——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
惹御香歸云云 聖朝無闕事自竟諫書稀

岑參寄右 升諫署 初——是真仙浪透桃
省杜拾遺 花拾五年鄭谷賀韋拾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四

合璧事類 類卷

三

六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五

臺官門

後集

御史臺

中丞 監察御史

侍御史 臺簿

殿中侍御史 臺法

歷代沿革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

居之署漢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謂之三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

臺後周曰司憲唐曰御史臺高宗龍朔中改為憲臺武后時改為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本朝沿唐

之制設御史臺大夫無正負止為兼官中丞除正負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

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

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巽

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
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
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
察於是以前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
審官東西院三班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戶察刑
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庫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
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
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自國初至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
銜有檢校御史大夫者至是亦罷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
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
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
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監察御史兼
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
見會要續會要四朝志

事類

烏府

前漢御史府并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一數千棲上朝去夕來

朱博傳
烏臺

成帝時御史臺有

集故謂之烏臺

蘭臺

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堂

一掌圖籍秘

柏臺

見上烏

繡衣

御史有直指出討

不常置前百官表

銀印

御史大夫秦官佐上卿

前百官表

鐵冠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

冠

張武曰梁國大都吏民凋弊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曰獬豸冠獬豸神羊楚玉獲之

弄印

周昌為御史大夫徙為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

御史大夫

執法

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置酒御史

蒼

頭

風俗通曰御史臺皆以官一為史一主賦舍凡守其門戶後百官志注

白簡

晉傳玄天性峻急每有奏

劾或值日暮捧一整襟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攝伏臺閣生風傳元傳又任昉為中丞奏為彈曰臣謹奉一以聞注簡

略狀也

南司

元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游道判云崔僕

射昔在憲司籠架北省今居禮閣控制一遂不與北史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

丞謂之曰卿一人處一一人處一一人處一北門注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

門北開取冬殺之義鄴

都故事又或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彈劾北齊御史

圓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一譚賓錄彈劾北齊御史

北史糾繩御史之職邦憲是司先正其身如可行事當須舉

陰自鼓動不即彈射自樹恩私曾無忌憚仍有所託將何以

寄之鷹隼用屏豺狼唐人詔令誠百官與供奉人交通詔

八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五院自唐初來

李商隱張延賞一謂監察殿中豸冠肅宗乾道二年制御

侍御史中丞大夫也南部新書狀仍服一鷺車舊制御史以一羽飾一以白鷺見泉

臺制三院還臺以一院屬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唐百官志朝長

人為一馬植傳院屬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

雄要正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雄峻御史為風霜之任

恐官之一莫準繩司唐高宗問群臣舉御史僉舉萬年

之比焉同上紀綱地大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戶部

視事其可以為一與泉貨吏雜處乞罷綜耳目官帝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

戶部事從之唐會要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

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谷曰一一固當特立
掌刑法御史

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一一以一一
正班序御史臺御史大

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唐百官志
糾百司御史臺所置六察分

率其屬一百官之一一監察
糾百司御史臺所置六察分

御史顯舉不如法者同上
糾百司御史臺所置六察分

救文制百司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一一糾
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

唐會要 無長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

史言事不諮大夫禮乎肅至忠曰故事臺中
一一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

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唐會要 謂外臺唐

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
號七貴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

御史為之一一之一一職林
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

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
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墀綠衣用紫案褥之類

為一一唐 謂三司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

國史補 謂三司大夫中書門下也唐百官志 又高宗武

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御部御
摧剛直枉韓臯常有所

史臺大理寺雜按一一之一一六典
摧剛直枉陳必於紫宸

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延英便殿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
一一惟在外廷公共言之柰何請詣便殿避人私語本傳

指佞觸邪憲官之職在 彰善癉惡景雲三年令

外官職事詔曰一一一一激濁
貴戚泥樓李景讓為御史

揚清御史之職也唐大詔令 貴戚泥樓大天內臣

有看街樓閣皆泥
宰相避路唐制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

之畏其彈劾本傳
宰相避路回避 如午前出宰相回

避大夫中
奏裁專達御史臺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

丞唐臺儀
奏裁專達唐百官志

風聞訪知唐舊制不受詞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候御

史御史竟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唐百官志

廢 上廢郭后中丞孔道輔與范仲淹帥諸臺詰閣門請對閣閣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宦者闔門拒之道

輔手持門銅鑼大呼曰廢柰何不與我曹入諫同上**必用忠淳** 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

官御史一厚一直通世務明治躰之人以革浮薄之弊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國朝會要**皆為**

要劇 吳因九年詔曰御史府憲命所係凡在官僚一同上**進呈訖了** 治平中執政恃

權以沮言者比臺諫官言入輒以一訖寢之時謂之一臺吏亦為之沮被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備要

詩集 **憲臺** 迴迹清一贈王元凱**盛元** 一持青素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花飛

蘇味道贈御史入臺**玉佩** 稜稜直指烈烈方書蒼一鳴**鐵肝** 烏府先一霜風卷地不知寒東

坡贈劉顥言事貶官一霜風卷地不知寒東**霜稜** 老時臺憲減一林逋**霜氣** 柏臺一夜裏凄

動 琅玕月擊手疆一如摧枯食降威御史威降霜行私不容粟同上文

白簡威 山興已濃猶凜青**青真節** 一危言回丘山聲

刑盡毫末荆公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御史中丞

周 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凡官之糾禁即御史中丞之任也周禮注曰小宰若今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中執法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居殿中察舉非法哀帝更中丞為

御史長史光武復改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言其尊也通典以下不置大夫以

中丞為臺主自皆謂之南司制大夫掌糾正百官之罪司憲中大夫以國諱省中丞

惡中丞為之貳本朝公唐之制見御史臺類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兩朝志元豐七年詔中丞雜壓在六曹侍郎之上

事類

兩丞 御史大夫秦官有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前百官表

千石 御

大夫有兩丞秩千石同上又御史中丞一人

執憲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

之或選侍御史高第中司通典注

谷永疏曰薛宣前

為御史中丞一轂下不吐剛不如柔舉錯時當漢史

執

法

薛宣為御史中丞一殿中外總部刺史前本傳漢元帝擢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御史內一

殿中公卿以下皆

糾正

陳謙拜中丞執憲奉察舉馬嚴字

畏憚之陳咸傳

糾正

法多所一續漢書

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一無所回避百寮憚之東觀漢記

中司

丞故二千石執掌蘭臺督諫

州刺史糾察百寮蔡質漢儀見後漢官志

獨坐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

號曰三一

青綬

後漢中丞兩梁冠銅印一漢儀

白簡

見前類白簡注

帝詔曰馮統有一之心以為中丞新書

秉義

晉明帝詔曰史光有居正之心可為中丞同上

公忠

熊遠遷御史中丞上每嘆其一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上臣晉史

果毅

中丞周浚一

有才孔顯有才能果勁不撓可御史中丞事新書山公啓事

直筆

晉周處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一權豪

震肅

直繩

晉崔鴻為中丞明法一無所阿避號為老虎晉木傳

傳宣為中丞明法一內外震肅並南史

鄭鮮之遷中丞明憲一得直司之軀魏史

秉直

李喜字季和遷

中丞當官一不憚

無撓

晉江續為中丞彈奏一所

強禦城榮緒晉書

無撓

侯史光字孝明為中

丞光在職寬仁而一不刻唐峻為中丞威黑綬宋中丞銅

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通典絳駟宋顏延之為中丞何尚之與延之

烏衣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明憲虞為此官乃曰此是

法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云云百寮震肅莫敢犯禁同上練朝

儀王淮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一悉其家世相傳並

百寮所仰自彪之至淮譜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命御史中丞為

之四世此職焉南史內外憚之宋荀伯子為中丞立朝

遠近畏之後魏李彪一豪右屏迹高祖謂群朝

廷肅然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

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一內史內外肅然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

以震肅百寮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

白自宋以來無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帝不避

權勢江淹兼中丞彈無所顧望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

令虞眉在任賦汗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托杲不答或帝聞之以問杲二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

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臺省圖形張緬

承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同上兄弟並駟梁張綰字孝卿為

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道十人執褱梁中丞給威

一兩塗時人榮之唐三朝典畧儀一其八

人武冠絳韞一青儀千步清道後魏御史中丞其出入與皇王太子分道

一在前南史梁官制一

王公遜 百官避路 江左拜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 簪裾

預讌 任昉為中丞一輻湊一其者殷芸到漑劉孺頭劉

膏梁不樂 江左中丞雖一時髦彥然 督司百寮

督察萬里 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選御史云

遺馭駿馬而明目故能出則 周興鐵柱漢制綉衣簪白筆而繩

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 二清風翻二妙技心

馬靡石直也 劉瑀恃性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

如絃北史 畏其筆端 甚得意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

勲非德朝士莫不 為之紙貴 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國朝

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疎朝野 氣貌孤峻 崔從

喧騰騰寫彈文 徐騎省為誌

一正色立朝彈奏不避 風望峻整 高元裕開成中惡

裴度為中丞用從自代 器志方雅 孔緯為中丞一嫉惡如讎

清 唐牛僧孺遷中丞按治 奸賊縮氣 魏暮遷中丞發杜

不法 一本傳 辟由憲長 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一獨

除授胡拒 官為臺長 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大夫秩崇

要鳳與鷹翼 上曰牛僧孺可謂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

宗寶具 鷹揚虎視 煌二天文宿星是環爰立執法其輝有煥

傳咸中 籠街喝道 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

在歲 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

但以崇高自大唐書翼君正人總憲度於朝端植風蔽於天下其所

厚諸使兼御史守丞廳壁記持平無私武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

條悉舉唐本傳平直無枉南唐高文蔚持憲三世居官奕廬

拜御史中丞自懷謹與及奕此清節似之時傳其美唐本傳四海繩違中朝執憲

皆侯整齊五代會要可任風憲國朝張昇仁宗諭執政

以為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從聞風采孔道

林學士論者以為三得人也在宗實錄從聞風采輔為

中丞論廢郭后事天下出自朕選唐介召為御史中丞英宗

今非由不辱吾筆程文簡公琳權御史中丞宰

左右言也同上長編得風憲體王舉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

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須老成者仁宗嘗言

之首選為之厭弄印又薦未相識孫參抃為御

矢無如吾同姓命趙槩為之同上薦未相識史中丞唐

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嘗與二人而遽薦之何

也谷曰昔人耻立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

力稱於天下言不須白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

東軒筆錄中知無不言張方平為中丞內外

論崇節儉薛奎仁宗朝拜御史中丞上言舉直枉傳

簡公除御史中丞哲宗登極上疏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

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錯以正大臣臣當極其力以

死繼之言行錄六事留神胡宗愈元祐中為中丞首進一日端

從吉之初若於此三官得告國朝在禁中唯

六者則治道成矣事畧張昇孤特宗以昇指切時

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會要

事無所避曰卿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孝愚忠仰託睿聖是

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

孤立也仁宗亦為王疇雅正國朝文章法始

之感動仁宗實錄韓康肅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曰秦等守藩犯法從官

自忠貞縣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

矣遂并劾恩不假人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

之言行每臺丞侍講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延英閣改

召之閣史橫挺御史臺有隸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

帝李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

范問曰尔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為客諭庖人造

食旨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

何俟喋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却之不如杖

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

之挺復橫矣東軒筆錄取扇以賜張誅為御史中丞時

稱文善常執綃金龍呼官不名辛簡肅公次膺

之曰美今日獻文事言行錄

辭詔今後行事陪伍立班從駕非泛朝謁並與告公糾彈不為

可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事眷遇隆厚

其而論樞使姦邪仁宗以夏竦為樞密使臺諫

中丞王拱辰懿恪引上裾前彈新參偏見熙寧間王介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而翰學司馬溫公侍講邇英亦將
趨資善堂以俟宣召於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
可舉手曰袖中一文乃一也溫公愕然曰柰何論之獻可曰
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一不通物情在侍從或可容置之
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上新嗣位朝夕與謀者二三執政苟非
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未幾介甫變法百姓
騷然溫公退居洛陽每日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間見每
論宰相專恣宰相呂頤

論宰相專恣

浩專恣中

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不
就遷吏書復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系年錄

論元曲豆調亭

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
多起邪議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

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
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
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言行錄

讀仇士良傳

豐稷為中丞
宦官浸盛稷

上曰已論稷偽不聞讀畢九朝通略

憲綱資料正

持一席

亦行柳植制

柳子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
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

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
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千年其兼中
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郡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
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
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
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
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漏
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
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

朱子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
色比輒妄

居於斯者有以敬工事於文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在手帖之誨降屈威
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

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辭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陞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實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如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日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

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熹怒決裂之勢熹切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以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阻於卑近而正大又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其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此因三月指揮已畧為

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定取信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候嚴譴惟執事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專此布稟蓋區區之心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詩集

清簡肅權豪

我行五嶺表辭卿二十年
聞嬰欲動誅披霧即依然

疇昔同寮采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
高一誰知懷九難徒然莅三毛晉江總贈孔中丞

白簡光朝列

騶出禁中褚亮

侍御史

歷代公董

御史掌萬民之治令於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
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老聃曾為柱

下史

秦改為侍御史張蒼自秦史十五員六典

後漢亦有掌

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所掌凡五曹
令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

側陞而坐

唐

又置內供奉掌糾舉百僚侍御史號臺端他

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
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察其行

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崇而隨之通典建中元年以

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維端之任輕矣唐職材

判見前御史臺門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治百

之罪失而中丞侍御史為之貳

事類

掌令

御史一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一以贊冢宰凡
治者受法令焉掌焚書凡數從政者周禮春官

受奏

侍御史負十五人一公卿
一舉劾按章前百官表

柱史

侍御史周官也為一
下冠法冠一名曰

柱後以鐵為之言其審固不撓也唐劾漢官儀

漢張蒼為一

明習天下圖書前百官表

治書

宣帝幸
宣室齋

居以決事今侍御史二人一御史起此後百官志注

御史二人六百石本

曰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後志

鐵

柱

御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一為一前張敞傳注

縹

衣

侍御史有一直指出討姦猾治
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前百官表

劾霍光

嚴延平遷
侍御史時

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一奏一專廢
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憚之前本傳

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
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後漢史

冠也二曰柱後惠文如淳注獬豸冠秦制也法官服之按董巴
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淳應劭曰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法

者象之秦滅楚以其君
冠賜御史後漢輿服志

懸豹尾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
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

薛綜注曰侍
御史載之同上

乘驄馬
桓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
行且止避一

御史後本傳
轆乘輿
申屠剛字公卿建武初拜侍御史
遷尚書令蹇蹇多直無所屈撓隴

蜀丞平上堂欲近出剛不止聽剛以
頭一車一使馬不得前東觀漢記

埋車輪
張綱為侍御
史安帝時遣
八使按行風俗綱獨一其一一於洛陽都亭曰豺

使幽州
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後本傳

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一一一宣布恩澤慰撫比狄所過皆
圖馬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肅宗嘉之後漢書

護太子
利暠順帝時為侍御史中常侍高亮受勅迎太子
不賞詔書高橫劾當車曰御史受詔監一一一太

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尺詔書安知非狹奸
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亮不敢爭同上

宰相才
後漢
字叔節拜侍御史京
察視官
鄭據建武三年為侍御史上
疏曰斗筭小吏擢在一一一分

當刺邪矯
威莫犯
後漢侍御史一烈赫
爽一一之敢一一通典

名素高
楊廷
正忠直一望一一及為憲
簪白筆
魏當大朝會殿中御史
側陛而坐帝問

臺人皆萬望三國吳志
執青囊
此何官何王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
法如今者直備位但耽筆耳毗音餌三國魏志

晉宋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
丞給三駟一盛印一一南史何思澄為治書侍御史

業

劉毅字子駿亦一其一一用

决大獄

庾峻為秘書丞

益廣長安大獄久不決轉為侍御史斷之朝野稱慶主隱晉書

詰郭乾

劉暉字長升遷侍御史武庫火尚書

郭乾率百人自縊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乾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曰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逼求紙

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晉本傳

責楊素

柳調為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

弱射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百僚

敬憚

隋柳彧為侍御史當朝正色一一一上

百僚畏

憚

唐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

主事凡四

推彈公解雜事

悉主之為職有六

一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賊贖六曰理

同七品清要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一一一官所司擬雍

此官清而不要遂

一時風采

崔咸字重易為侍御史

白

兔御史

王弘義遷侍御史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

曰昔聞蒼鷹獄吏

阜鵬御史

王志愔為侍御史以剛鷲為

言其顧瞻如鷲鷲之

澳耻呈身

唐韋澳方靜寡欲不肯見

本傳祐驚落落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

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

遠近相賀

徐有功為侍

之皆欣然

州縣震懾

乾封二年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

鷓鴣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持
立乃曰御史鞠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成曠職耳唐
史
劾京兆尹 開元初楊錫為侍御史與御史大夫李傑將

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奸臣
之謀御史臺固可廢通監
遷蕃判官 唐竇群隱居毗陵以
節概聞召為左拾遺

侍御史入使一使一
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
草澤濯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

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
異其言留為侍御史分紀
一人朝長 唐臺中故事三院
退朝入臺一為

之故大中中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
理楊牧不為之却緘為朝長杜牧僕者臺中答之續通典注

二臺朝制 太極以前
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唐職林
柱裏柱

外 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
殿察兩院在
南床南省 唐四人侍御史
號臺端唯人稱

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座之南橫設榻謂
之例不出累月遷登故號為南床百通典

冠冠以彈 大事則法衣未衣纁裳白
紗中單之小事常服六典
舉鞭而揖

舊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止焉乾封中
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

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地鞚輕重
無常開元以來但登揖而已通典
京尹避路 唐故事

侍御諸衢當
避唐臺儀
大夫抗禮 崔隱甫奏侍御已下皆
與
碎首

玉階 王義方劾李義甫曰
庶明臣節亦傳
奏事龍墀 舊制入閣侍御
一員在龍墀邊

祇候彈奏公
事唐六典
朝廷雄職 王義方曰陛下拜臣侍御
史濫之
憲府

雄任 當極之徐騎
省行查文微知雜制
脆利不佳味 裏行及試負外
為合口椒殺字

公巧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
職而一一之誦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樓攻媿集畫

象使殿賜介金又一一其置之一一言行錄還告居

家范忠宣與呂誨等論奏濮王典禮不
聽於是所授一家居待罪事畧不言宰相進錦

質肅公介為御史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介爭之仁宗諭曰除
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口進燈籠一媚貴妃

致位宰相請逐彥博仁宗招諸將論兵侍御史張浚好
怒貶介英州別駕會要謀有大志數一

一一至亭講一用一劾堯佐守忠彭思永字李長召為
籌策中興系年錄侍御史極論內降官

賞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時張
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寵參知政事闕負堯佐朝

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
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

之望遂格公猶彈蔡確張惇劉忠肅公擊為侍御史
罷臺職言行錄其罪有十又論一

凶悍輕銳無大臣躰皆罷同上

詩集持斧借問一一翁幾年長沙簪筆來一御史一酬
容杜甫贈吳十侍御冠十侍御同上

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法星驚鳥得秋氣
參瑞獸傳墨亂宮為柳宗元懸火是劉禹

錫早秋送臺院豸冠聞欲朝龍蹶應須拂一一風霜隨
揚侍御歸朝馬去炎暑為君寒岑參送韋侍御繡

衣一一柱史何昂戴鐵冠白壁橫秋霜三軍論
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李白贈錢侍御聞天語

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九立去一趨天闕晚一一烏紗
朝回惹御香岑參送裴侍御薄內直空臺古

柏寒饒易戒水心薄遊添霜署直指一一非凡格際
贈侍御史蘇味道懷臺中諸芳

乘驄入九達內朝簪筆坐前墀天家
御史一一一曾向崑崙服紫芝楊億

急一一一云云白筆豈知權可畏皂
囊還請上親開王荆公送叔康侍御

山谷各重如山御史唐介貶英州別駕中朝士大夫以詩
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一篇為人傳誦曰

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一千
古一一一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

稷肯教夫子一一一元一一一長身東坡次韻張舜
不生還叢話班心突見民云時張自御史出倅臺史謂

御史立處治體已達危言固立山聲利盡毫末由來一亂
為班心宿昔心一一一肯隨俗好惡議論輕

自决王荆公送孫
叔康赴御史府

殿中侍御史

蘇代訟革

**魏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故曰殿中
侍御史**晉至出齊皆有隋改為殿內侍御史煬帝

省唐武德置殿中侍御史四員正觀增二人通典掌殿廷供
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舉遺失號為副端正班列於

閤門之外有離立失列言讙而不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
則戴黑豸乘馬加飾通典唐職林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

唐會要本朝殿中侍御史二人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朝
望六參官班序四朝志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

察御史兼言
事續會要

事類

簪筆置二員居殿中伺察貶筆魏大朝會殿中御
史簪白筆側避而

坐帝問此何官何王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
簪筆以奏不法今時直備一一一耳同上

以為一一一殿中侍御才補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久習內事
史初學記唐氏傳一宜殿中侍御史一之不審可

否制曰可初學
記山公啓事
討惡
宋游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
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
申枉
唐

仁師正觀初改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
填繫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
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
主仁怨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勅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
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

無異辭由是知名本傳
枉外
唐侍御史在枉裏殿
察兩院在
職林
墀下
官上

儀位宰相時以雍州司士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
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
接武夔龍造羽鶴鷺豈雍州判

佐比千
戴黑豕
朝會則乘馬具服
升殿唐百官志
用紫褥
御史故

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
速用八品宣政殿其坎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

五花博綠衣
案
之
廊廟材
唐張行成少師事劉炫
炫曰張子躰局方正

類號為七貴唐國史補

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
謂房元齡曰觀
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幸之元
先容也本傳

清廟器
唐李珣字待價為殿中侍御史
宰相韋處厚曰
貞外郎本傳

綴供奉班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每遇
入閣日欲依常朝
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鍾
鼓樓位各

官
出入所與共為
均御史職
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
職事與侍御史均職林

鹵簿內糾
掌駕出於
御史同惟不判事職真令
觀象門出
監

御史職知朝堂正門无藉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鳳
闕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
若從天降唐會要

糾班不肅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
職正班列
者唐官志
責班

不整
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韋挺以朝班
不整責之臨曰此小事不足介意
隔班偶語
王

楊再思常離班偶語无競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職林**起家即真**武后時殿中御史官或有者通典**大政與**

議張行成字德立為殿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嘗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辛棘不患**殿中為蘿葡萄自是有事令焉本傳

糾劾為能王觀中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賈言忠本草

分糾朝會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及朔望六參官班序神宗正史職官志

不畏彊禦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系年

內出姓名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

李士御史中丞送卒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上稱闕兩負卒者未上純仁大防而命之實錄

仁勇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宦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愕然曰公者之

鐵面御史趙清獻公抃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齋集避權倖京師號為蘇東坡集

骨鯁殿院杜莘老為御史極言无隱取眾所指如王繼先張去為輩悉繫去之及罷去朝士袒道都門以

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敢言之臣必曰杜云云與系年錄

天子御史龐籍並敏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

諫官御史見前侍御史類得兼諫職注**呈身御史**皇公言行錄

中詔中丞孫抃奉御史抃吳中復或曰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昔人耻為今我豈求識面臺官遂除殿

中侍言事御史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

御史京並為言正人請郡趙清獻公

天禧中始置六負其言正人請郡趙清獻公

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會要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

河陽歐陽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近日賢如脩葺元

幾今皆欲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請太后還

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言行錄請太后還

政傳獻簡公堯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聽政

語公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言行錄獻謹始五事末聽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

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奸邪三曰除舊臣一郡正

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閑女諸事畧除舊臣一郡陳

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舊臣惟張忠獻在請

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繫人

心上大悟明日除兵部侍郎後數彈樞使一十八章

月竟用張公守建康楊誠齋集彈樞使一十八章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夜

扣禁門劾奏公主閤宦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

望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劾監司

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事畧劾監司

二十三人殿中侍御史常同為御史不數月罷一之

不才者有中外聳然中只系年錄

論宰執不協人均王何剡字聖從為監察御史遷殿中

李術參知政事丁度輕脫夏竦回佞皆擢御史知雜上疏論相陳中寡

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免失職

之過剡劾其罪章累言姦效邪以及召天變汪徹字明遠

上懷敏遂斥去事略言姦效邪以及召天變為殿中侍御

史上言昔慶曆初京師一日无雲而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

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无雲而雷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言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行錄 **文彥博何任不可** 河東闕漕使章郇公言聞

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因言河東事

曰彥博鄉里无所不知文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

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 **杜子美入奏行** 寶侍御驥之

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言行錄 子鳳之雜年

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无炯如一既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

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飴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味

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航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

隅吐蕃憑陵氣頗龐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本

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

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

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

無為君酤酒滿眼酤与奴白飯馬青莛杜詩

韓昌黎

殷侍御書 其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

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

來應本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无其暇遊徙之類相熟相同不

教不孝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无以自別於

常人者每逢孝士真儒歎息蹶踏愧生於中頗變於外不復自

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畧私心喜幸恨

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孝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急情因循不能自

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辞章近古可令叙

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

八月益涼時得休暇倘矜其恂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厚

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孝幾絕何氏注

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无自而尋非先王

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断其心曉

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

又奚辞將惟先王所以命愈再拜韓文

詩集

峨豸 韓愈答張徹 **鷲鳥** 劉禹錫送楊御史歸朝

青橐

盛府題

一殊章動縟

衣蘇味道贈御史入臺

彤駟

白簡光朝列

一出禁中褚亮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

東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宋置梁陳並置

史唐又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為之六典

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薦

屬官俾正名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

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

史用新詔也百官表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熙

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

御史自定始也職官分紀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

察如有違慢妄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

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掌吏部禮兵刑工之事在

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

兼察事徽宗時如辟雍大成府等官局翰林儀衛司東

西上閣門密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

便已而南臺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

六尚辟雍太晟府等卒太官司翰林儀衛司皆隸六察自余

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閣門密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

舜陟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續會要乾道二年

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令八年

宰執進呈御史臺事分隸六察虞允文奏曰祖宗時監察御

史却許言事上曰今既分隸六察

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

事類

蘭臺

晉孝武置檢校御史掌行松廳

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

古松也史察王朝官名籍謂之朝簿聽因活錄

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移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

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妖僧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

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載器晦迹應時用者其一
點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百官志
唐武德初置監察御史
正觀二十二年加二人六典
二院唐御史臺有
院監察御史隸焉百官志

分察 監察御史掌
儀六典
御史臺六員監察謂之
使五代會要

兼巡 開元中監察御史
十五檢校兩京館驛百官志注

風采 察院
峻因話錄

風教 姚崇用齊澣為監察御史彈劾
違犯先
當時以為稱職

裏殿察行 裏行 二觀二十二年置監察御史
職林
馬周為之自此便以為官之名六典
剛正

蘇至忠劾蘇味道崔珣柱宗楚容
之恣時人服其在職
本傳
刻深 舒元興拜監察御史
按
害無所縱本

傳 論官市 韓愈操正堅正鯁言無所忌遷監察御
史上疏極
德宗怒貶山陽令
論權

孽 裴度遷監察御史
梗切本傳
名御史 劉思立
為
通典
鬼夜

火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為
業臺中號為鬼面
酷吏傳
明目張膽 韋思謙
為監察

之地必
以報國恩終不主碌碌保妻子本傳
隨仗

入閣 唐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籍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
殿庭在西鳳閣南視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

從天降至開元七年
勅並
會要
東造宮殿 唐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
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

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善宮善感諫
曰宮殿云云時人以此稱之分紀
諫出逸遊 楊震卿為監
察穆宗初立

多出逸遊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
議切諫司覽後宰臣令狐楚等因以納諫為賀同上
决獄

乃雨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
至辯之天方旱獄决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唐德宗實

錄

受命息風

唐陸元方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元方曰我

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本傳

上林棲鳥

李大亮劉洎奏李義甫召見試令誅棲鳥立成詩曰日裏

賜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唐史

中灘

鷓鴣

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一出石煉金砂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

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常有一雙一僧孺因舉杯祝口既成有難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鷓鴣飛下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劇談

夜加二階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一召一御史

時號

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御史同上

劾京兆尹

德宗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郎有犯者御史則以彈舉上許之是

中元年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

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削郢御史中丞而著特賜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

政之左廊

劾節度使

元稹拜監察按獄東川因奏嚴礪違詔過賦凡十餘年本傳

劾背闕坐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持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

之肅宗嘆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本傳

諫犯法死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

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論動搖則无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乃從之分犯

樂工爵

馬周客郎將常何家為何修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客教臣言之客

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乃一臣伏見王長通明白達本一今超授高一與外

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耻之帝善其言本傳

諫市舶利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

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聖德上慰諭而罷通鑑

不樂檢局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仗矩相繩而放曠

不樂滋味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

兄弟代為 兄弟代為 察御史舉其弟

兄弟並右 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

因詠叢竹 唐呂

為開口椒 監察御史 試貞外為合口椒賈言忠本草

臺閣生風 臺閣生風

豪貴斂手 見

分察百司 監察御史從七品掌以吏戶禮兵刑工之事

分隸六察 年二月

期以大用 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

要 要 生從容咨訪比二三見家

退必曰頻求到來欲常 退必曰頻求到來欲常

聞名命 天聖中以太常丞桑維翰為監察御史愷有

不識面蓋見殿中侍御史張錫剛正謂不當徒內

地昭應灾不當以罪人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真御史也張戢狂直

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又諸中書爭之王安石

以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宜為參政鞠詠列衣麻為監

察御史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亳州圖入劉摯趣裝

相謂人曰若知惟演當取麻制裂之國史本傳劉摯趣裝

侍 劉岸字文伯道除監察御史裏行奉宸庫失盜岸一

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乞治內降傅堯俞為監

朱晦子穎士內降監汲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

不治穎士求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舉之上下相結

失相阿徇其名器將不但一汲口進陳古道張戢召為

而巳乃罷穎權倖憚焉言行錄極陳監察御史

裏行每對引大體不舉苛細論王安石極陳變法非是乞

時弊王巖又召為監察御史上疏事之以謂不

言紀綱呂大防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並同

陳得失彭汝礪字器資權監察御史裏行公在

類識面臺官注

真御史也

國史本傳

淵源錄

劉摯趣裝

劉摯趣裝

乞治內降

察御史裏行

密院既

上下相結

張戢召為

監察御史

極陳

王安石

極陳

極陳

為御史言

謂不當徒內

張戢狂直

為監

劉摯趣裝

劉摯趣裝

乞治內降

察御史裏行

密院既

上下相結

張戢召為

監察御史

極陳

王安石

極陳

極陳

不識面蓋

地昭應灾

以扇掩面

察御史言

相謂人曰

侍

英宗曰朕

宗外家若

朱晦子穎

不治穎士

失相阿徇

而巳乃罷

裏行每對

時弊

言紀綱

陳得失

見殿中侍

以罪人京

大戢曰戢

惟演與丁

惟演當取

劉岸字文

朕豈私一

天下謂何

穎士求

其

穎

王巖

綱

失

多

多

為御史言

謂不當徒內

張戢狂直

為監

劉摯趣裝

劉摯趣裝

乞治內降

察御史裏行

密院既

上下相結

張戢召為

監察御史

極陳

王安石

極陳

極陳

官昇朝

熙寧三年除秀州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李定宋

一著峻處糾繩之地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

臣恐未厭衆望議會要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士不欲水火既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謂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畧失之於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是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縮此事彌不可容便是思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人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勦當畢正義以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士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以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神宗

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馭王休策蹇勵駕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群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唐書

詩集

忠義

見前文集內

忠謀

適當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一寧自一上陳人疾

苦無令絕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宜優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云公自監察貶陽山令移江陵法曹參軍

備列

伏蒲愧分經

分經

注見上

御史臺土簿

歷代公署

前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隋大業三年始置御史臺主簿二員唐省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正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六典通典本朝於幕職官選彊明公幹者二人充臺主簿掌推勘公事後止置一員長編掌簿書錢穀之事紹興二年詔御史臺全闕長貳檢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曾統奏辟中興會要

事類

誣身

西漢孫寶張忠署為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怪之使所親問曰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悅何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道不可一誣何傷且不遭者何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綱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孫寶錄選屬唐高元裕進御綱地官屬須選其不稱職者請罷之本傳

管雜務

唐主簿一轄臺中一通典

書讀罰

每食主簿執黃卷

在北榻

唐憲臺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一唐職林

入選

門

後唐天成四年敕諸道實從即隨府罷臺主簿既為正秩况一顯自敕恩須終考限朱頴宜仍舊五代會要

鉤考簿書

御史臺其屬有檢法官檢詳法律主簿一各一人從八品神宗正史職官志

分

治職事

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置一詔置主簿并檢法官一

點檢文字

臺主簿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三年李定請增置一員

六案一元祐元年大理寺左斷刑架閣庫專委主簿主管續會要

分掌班籍

中丞黃履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一參預定刑

所領職事与它司不同

御史臺檢法

歷代沿革

古无此官 **本朝** 熙寧十一年改主簿作檢法官各一員係長貳同舉京官充元豐四年罷見宣和二年御史臺申請六年復置各一員元祐三年改檢法官為主簿紹聖三年因董敦逸奏請復置掌檢詳法律續會要四朝志又熊氏職畧云国初沿唐制御史臺有推直官元豐官制行始罷推直而置檢法按四朝志推直罷於改官制之時而檢法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當考

事類

檢詳法律

御史臺其屬有檢法官
任簿鈎考簿書各一人從八品神

宗正史
職官志

分治職事

元豐六年因中丞黃履奏復置各一員令
會要

參

豫定刑

中丞黃履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
所領職事与他司不同會要

不依

常制

元豐罷六年復置各一員許長貳本依常制踏逐秦奉續會集

典法憲臺

紹興除陳良翰制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六

六部門

後集

總尚書 總侍郎 總郎中 總負外郎



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
通典初因之武昭以後其任稍重六典成帝建

始四年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四曹掌圖書秘

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

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三曰民曹主吏民士書事四曰

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致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晉

百官表尚書舊不分曹至是始分曹通典生光武親攬吏職

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六典又改常侍曹

為吏部曹主選舉齊祀事後漢書漢末改吏部為選部六典

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舊尚書虽有曹名不以為號

至是始以曹名為号 **晉志**有五曹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

支 **晉**置六曹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無五兵渡江

有五尚書吏部司部五兵左民度支宋齊梁各有六尚書宋梁起部不常置興立宮廟權置事畢省陳置尚書五員後因依周官置六卿隋改為六部尚書唐因隋制六典建官國朝國初太祖太宗監藩鎮之弊乃以尚書郎曹卿寺官出領外寄三歲一易坐鎮外重分裂之勢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序品位而已省臺寺監往往他官兼領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无實宜復其舊既而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為閑所當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是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群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李士張彙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五年詳定所上寄祿格而臺省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神宗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蘇統如一今先自京師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六

曹尚書侍郎為長貳元祐初置權尚書俸賜依守侍郎班序在試尚書之下四朝志正三品崇寧能紹興入年復置權尚書十年詔食邑格內將權尚書在左右散騎常侍下中興會要

事類

納言

帝曰龍朕聖臧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又漢明帝詔尚書蓋

古之一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謹歟漢官儀

司會

一主天下之大計二官

四曹

漢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一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

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後漢官志

六曹

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

八座

後漢有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一尚書魏凡五尚書二僕射并令為一分紀

曳

履

前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一草一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声本傳

賜劍章

尚書一一手署姓名韓凌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劍却壽明達
有文章故得文淵劍陳寵敦素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鍛成
劍皆因名而表
意東觀漢記

委珠

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
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

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此臧穢之寶誠不
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

尚書僕射

正直

朱穆為尚書謹言
謝承後漢書

方毅

黃琬一廉貞
為尚書續漢書

蹇諤

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一
禁省不屈豪右謝承後漢書

平正

荀緄字伯條拜尚
書緄性明寬敏於

衆職以厲辟僚秉機一直道而行
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同上

機衡

尚書職在一宮
禁嚴密後即顛傳

樞要

天下一在於
尚書常彪傳

喉舌

李固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
北斗北斗為天一尚書陛下

之一李固傳又近譬一遠譬樞斗隋江總讓尚書表又代
宗大曆四年詔曰詩云仲山甫王之一皆尚書之位唐韋要

定舊制

伏湛拜尚書典
素崧漢書

閑舊典

李固薦楊淮一練一
且有幹用宜在機

密特拜尚書
益却者舊傳

習舊事

王博拜尚書明敏
漢家一分紀

門故事

侯

光武時拜尚書時無典故事朝廷又少近臣霸一習一
每春下寬大之書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本傳

事

唐虞曰納言周曰內史機事
所總號令攸發漢官解詁

典樞機

韋彪上疏曰欲
急世所務當先

除其患源在尚書一天下事
一決之不可私也華嶠後漢書

典機密

尚書唐虞官也
龍在納言詩云

仲山甫王之喉舌奈政稱尚書
漢亦尊此官一也漢官儀

試對拜

後漢程璜時尚書
有闕詔將大夫以

上一政事第一天文道術以第一者
補之由是醜對第一尚書馬本傳

疏薦拜

後左雄虞
詔上一

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任喉
舌之官必有弼正之益由是一尚書

叱帶劍

後漢張陵為
尚書省歲朝

梁冀一入省陵叱冀令出救虎貴奪其劔百僚肅然冀弟不

疑曾舉陵孝廉謂曰昔之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今申公憲以

報私恩本傳呵置弓未穆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貴當陞

呵之曰天子弓當載之看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貴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張璠漢記古六卿

任魏世事統臺器重內醫外故八座尚書即制九品

法陳群為尚書萬事之本晉康帝詔曰尚書

康帝起為官人之同上八座之位蔡謨上疏曰八座之

居注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代焉山公啟事山濤為

號曰言其無所不有王隱晉書山公啟事尚書令

領吏部每一官缺輒啟擢數人甄拔人銅印墨綬尚書令

物各為題目時權晉本傳銅印墨綬秩千石

兩梁冠晉百官志佩刀簪筆尚書契囊執板加

尚書官著紫荷相傳公擊裝竟何所出谷云張安世傳云囊簪

筆事武帝數十年云囊橐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南史

特令早拜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景歷

不預其莫不仰羨後魏肅宗舉觴為群臣曰來

見重如此同上莫不仰羨尚書朕之杜預故以杯偶元

凱侍坐者文曰政本陳後上授江總尚書冊文司會要經况其五曹斯納百

揆南文曰天府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

史改太常伯龍朔二年尚書為日文

百官志昌室光宅元年改尚書省上上建下制尚書省令一

昌室俄曰文昌都省同上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光宅元年改尚書省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俄曰文昌都省同上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光宅元年改尚書省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俄曰文昌都省同上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光宅元年改尚書省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俄曰文昌都省同上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光宅元年改尚書省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俄曰文昌都省同上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光宅元年改尚書省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昌室俄曰文昌都省同上上建下制人其屬有六

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
庶務皆會決焉凡一之一一其一一有六下之逮上其制有六天
下大事不決者皆
上尚書省同上
前中後行
開元令尚書六曹吏部兵部
為一行戶刑為一行禮工為

通典 宜擇修潔 高馬正觀初上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之人
所責成者也一一温厚一一者任之本傳

妙選德望 唐元宗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
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樞居之不然

歷陵內外清貴之地一一有一一老克之仙客本河湟
一使典耳按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通鑑

左轄 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
陛下有一一一一 宗伯

亞相 顏真卿為馮翊太守對上表
云一一一一 顏真卿文集 寄祿官準 國朝除
即官以一一一之高下准一一 品以上為

行二品為 二品為試守三 為權職累 依學士例 元豐
五年

四月詔六曹尚書一翰林一一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七例
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帶行會要

上子血簡書 愈白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安也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頽明識道理遠地

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即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胷中無滯礙自以
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
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
作天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
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傲如
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
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和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
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

無所據而進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揚墨而於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韓愈上孟
簡尚書
上李實書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竟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韓愈
上李實尚書書

詩集

藻鑑

持衡留一

一

鈐衡

符彩照千里
一
總九

尚書 北斗尊 尚書一二月夜類 北斗司 東方領縉紳

統庶事 尚書一官人 本百官 聽履星辰北斗

雲間周家宰均四海漢制尚書

總侍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二年尚書六曹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第四品

六典註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夫侍郎之名舊矣漢凡諸郎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待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故武帝時東方朔為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尚書亦有侍郎通典注尚書郎初入臺稱郎中蒲歲稱侍郎漢官儀梁尚書郎初入臺稱郎中功高者轉為侍郎是也五代史忠案前代郎中侍郎兩署侍郎即今郎中之任郎中郎

今貞外郎之任徐堅初學記隋帝諱忠不置郎中同上尚書二十四司諸郎皆謂之侍郎通若今之郎官非六部侍郎之任也通典註自煬帝署六曹侍郎於是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又改吏部為選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通典唐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同上降為正四品下惟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龍朔一年改為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為侍郎總章元年吏部兵部各增侍郎一員六典注國朝以為階官至元豐官制行始有職掌元祐二年初置權侍郎後四品如承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比諫議大夫四朝志崇寧改元遵元豐舊罷權侍郎建炎四年復置見中興會要

車類

文書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章奏 後陽球

為尚書侍郎一處議 達故事 陽球閉一彌舊章 謝為臺閣所崇信本傳

父嬰為尚書侍郎伏事卅二年稱尚書郎初從三署諸臺

中歲滿稱尚書郎一侍四百石見前主宗常伯文書注

唐龍朔二年改侍郎一六卿副一尚德工牧唐制

之舉侍郎官重衣冠華選侍郎自皇朝

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類要文昌貳卿東坡文除陸佃制

中臺徵入你侍郎韓愈贈馬侍郎

總郎中

歷代沿革
書為六曹每一人尚書則領六郎凡三十六郎焉

初學記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者五官中郎將左中郎

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漢官云尚書郎初從

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牋奏初入

臺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故郎中侍郎之

名猶因三署本號也初學記西漢言郎者多非尚書郎唯田

頰駟為郎三世不遇楊雄為侍郎及諸言以貲為郎父任為

郎皆三署郎至東漢猶難分有尚書及曹各冠首者即尚書

直言為郎者亦三署魏二晉以後無三署郎至作文書草通

典魏自黃初改秘書為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而尚書郎有

二十三人非復漢時職任通典自漢以來尚書諸曹郎中侍

郎或不兩置漢代兩置其職則同魏晉齊齊唯置郎中梁陳

兩置後魏唯置郎中隋開皇中置侍郎隋諱忠不置郎

中煬帝改曰郎改郎為郎中六典注龍朔二年改為大夫

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六典大朝元豐官制行郎官

理郡守以上資任者為郎中四朝志乾道二年詔今後非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著入條令孝宗會要郎中自外郎亦自為兩等頗自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以關升知州資序為郎中於是拜負外者具改官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作正郎別命給告頃常有旨初除郎官雖資歷已高且為負外郎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

事類

梅蘭

尚書郎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一趨走丹墀應邵漢官儀又漢尚書郎

口含鷄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宋百官志

起草

尚書郎主作文書一更直於建禮門內同上

青瑣

黃門郎日夕入對門拜漢官儀

丹墀

兄上握蘭注又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

漆地故謂之賜筆

漢尚書郎月一赤管大

一雙隄麈墨一丸同上

給被

尚書郎入直官

青縑白綾一或以錦被給帷帳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

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月一美食下天子一等漢官儀

徐堅

題柱

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一曰堂堂乎張京兆田即三輔決

錄 **宿臺**

黃香為尚書郎常獨上一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而善之類要

伏省

馮豹為尚書郎每奏

事未報常一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摯虞三輔史錄

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為子求即不許明帝

謂群臣曰即官上應

積星

後揚秉上疏太微一名為即位入奉宿衛出宰百里揚秉傳又太

微官後十五里蔚然曰即位史記

無負

五官中郎將一人主五官郎五官郎凡即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

殿門後

顯職

虞詡曰臺即一乃

恪勤

胡廣舉孝廉為天

書郎一職事所掌

畏謹

徐防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一

白首

馮唐一屈於
即荀悅漢紀

清行

安帝元初六年詔中即將選孝
廉即寬博有謀一白一高者出

補令丞尉
後安帝紀

孝廉

國家舊法選尚書郎以一
取也魏武集選舉令

威容

杜軫為尚
書郎一

可視華
陽國志

高選

華譚曰吳時餘曹通為一
而吏部特一時之俊通典

清望

舊選尚書
郎極一

也山濤
啓事

水鑑

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瑾見而
謂曰人之也每見此人瑩然
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

如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隱晉書

郎府

郎位十五星在帝位
東北一曰依烏一

也三省郎中是其
職也晉天文志

廊廟才

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
量靖每曰一一之非簡札之

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
也舉秀才除郎中晉書

宰士俊

鄧遐有才義論者以為
一一之宜用為郎

朝之選

臺郎皆一一交一當足處事
宜辨正疑滯也晉裴秀奏事

邦之俊

臺郎御
史一一

一茂若出宰牧守頌
敬興矣晉起居注

清美選

晉尚書郎選極一一繁劇
號為大臣之副通典

任

郭璞除尚書郎表辭曰今以劣弱之
質任替責之言以無
用之才管一一之一且臺郎清顯論望宜允者郭璞集

樸被逕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郎選或有非其人者論者欲
沙汰之舒曰吾即其人也一一同條素無

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
莫不詠其高晉本傳

給帳入直

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
白綾後或以錦縑為之

給帷帳氈褥如侍使二人選端正妖麗
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宋百官志

比皆須稱職

未昌五
平較八

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一
妙選一一司馬焉唐會要

不以賞能

開成四年監鐵
推官姚勗鞠問

河陰黠吏得實除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上疏
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一可一一吏續通典

豈才郎邪

李林甫源乾曜執政乾曜子潔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
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一一中一一哥奴林甫小字也通典

至郎足矣

孔若思勵學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

往自星郎

唐大詔令楊國忠制

為吾望郎

嘉乃令子

元微之行帝

古之元士

郎官一也天下之務多所

詩集

清要

郎官一為世

清覽

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

披雲蘇味道聞

廊廟舉

喜得一嗟為臺閣分遠

錦

帳座

官有杜呈送湖南親交

總負外郎

歷代沿革

隋開皇三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負外郎一人通

郎闕則釐其曹事此今負外郎所由始也通典又注曰歷代

尚書郎各以曹名為稱首或謂之符節皆無負外之號前代

吳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負外郎者蓋謂負外郎散騎侍郎

耳非尚書之職也煬帝三年每司減一郎置丞務郎一人同

開皇負外之職唐尚書諸曹各置負外吏部置二人龍朔咸

亨光宅並隨曹改復六典注本朝元豐官制六曹郎官理

郡守以上資任者郎中通判以下資任者為負外郎雖理知

州資序未曾實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判官者止除負外

郎四朝志

事類

散郎

外郎一也

副郎

韋侯以考功一守盛

彌重其選

晉宋以還尚書省置負外郎分

尤用其良

昔陶弘景代之高人始願四十為尚書郎而猶

不遂國朝選著元積授羅讓負外制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六終

